

传奇武侠系列

上官云飞真品集

赌国恩仇记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上



上官云飞真品集

赌国恩仇记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呼和浩特·一九九九年

内 容 提 要

嗜赌如命的皇甫冬，落了个妻离子散后，举身赴黄河。孤苦零丁的皇甫江，在走投无路时遇上了号为赌国大魔王的桑良天。

桑良天除了把自己的绝世赌技传授给皇甫江以外，还将自己从少林寺藏经洞中偷来的“降龙十八掌”和“屠龙双绝杀”两套盖世武功教给了皇甫江。初涉赌国的皇甫江和赌魔联袂一文一武，一老一小，几乎所向披靡。但是桑良天不时误中奸计，原来天女散花江南最美女人毛曼玉与桑良天做到人性最原始冲动之事的时候，心里盘算的是如何得到桑良天的武功秘笈；江淮帮七堂主“罗刹女”君红红将自己白鲜鲜的大腿让给桑良天时，脑子里想的是桑良天的藏金地。

人性的好色本来注定桑良天要失败，但过人的智慧又注定桑良天虽败犹荣。皇甫江较桑良天多了几分狠毒的同时，对女人也少了几分情，所以，赌国的四大高手没有一个能过他的“火焰刀”，情窦初开的毛兰没少费心机，才让他拜倒在石榴裙下。

目 录

第一章	一赌解千愁	(1)
第二章	人财流水去	(48)
第三章	赌魔遇浪子	(95)
第四章	恩爱两相知	(142)
第五章	五怪闹赌国	(189)
第六章	少女情窦开	(236)
第七章	贪爱泄天机	(283)
第八章	豪赌戏人生	(330)
第九章	侠士阵前亡	(377)
第十章	十赌九次诈	(424)
第十一章	赌国血海深	(470)
第十二章	一笑泯千仇	(517)

第一章 一赌解千愁

皇甫江这小子经常躲在暗角看他爹皇甫冬挨揍，虽然每次他爹被几个怒汉打得鼻青脸肿歪腰瘸腿直哼哼，但皇甫江却不敢跑上前去拉他爹，因为他爹会揍他。

皇甫冬不但打儿子，他也打老婆。皇甫冬的老婆田小芳，人长得白净净，大眼直鼻巧模样，走起路来风摆柳，出声似黄莺，做起家事可真是一把好手艺，只惜她遇人不淑，碰上了皇甫冬这个嗜赌如命的男人。

此刻，“哇塞赌坊”的前院左厢中一共两桌全是赌的三十二张牌九，推庄的是个大胖子，另一桌推庄的却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

别看女子推牌九，她推的这一桌人最多，数一数总有个十七八人，皇甫冬就在这一桌的天门。

除了这些人之外，暗角的贴墙边还站了个十二三岁的娃娃，那是皇甫冬的儿子皇甫江。

皇甫江不是来看他爹挨揍的，他实在太关心他爹了，人言：儿子越打越孝顺，越骂越听话，皇甫江可能就是这样。

“哗啦”一声，两粒骰子由那女人的手掷在桌面上，八块牛骨刻的骨牌放得十分整齐，从出门到末门，下的赌注还真不少，只五两重的银锭就有十几个，其中还有戒指、项链四五件。

就听那女人一声吼：“七！对门啦！”

皇甫冬伸手取过两块牌，他的手已被另一汉子按住了，那汉子冲他一笑，道：“一人一块来叫牌。”

皇甫冬一瞪眼，他看看那人的赌注不比自已十两少，便只好把一张牌送到那人的手上了。

这是不成文的规矩，有赌大家玩，不能任由一人看牌，大伙有权看牌，当然，下的钱少是不会开口的。

那汉子接过牌，他笑笑道：“老兄，你叫牌吧。”

皇甫冬还真的叫：“金四银五板凳腿！”他一边叫一边还去看庄家的，他怕庄家会换牌，他快输光了。

不料那汉子一声叹，道：“娘的，摸住姑娘那玩意儿了，给你。”

“砰”的一声，一个牌砸在桌面上，两张牌合起来正巧是个大整十。

皇甫冬咬牙忿怒地叱道：“都是你，臭手。”

那人却淡淡一笑，道：“我也输了呀。”

皇甫冬再看手中，他只有不足一两银子，就在这时候，身后忽然有人拉他衣裳，皇甫冬回头看，发现儿子皇甫江在拉他，火了，他也不转身，抬腿往后面踢，生生把儿踢了个老母鸡偎窝：“滚，娘的，自从有了你这小子，我的三院瓦房也变成人家的了，滚！”

对面那女人吃吃一笑，道：“下、下，离手！”

“哗”的一声，骰子又出手了，只不过皇甫冬又输了，而且输得一文不名。

皇甫冬输了银子还站在桌边半天不离开，他很想开口向人借，但他明白，谁也不会借给他。

转过身，儿子仍然在他身后：“小王八蛋，你还在这儿呀。”

皇甫江吓得跳到厢房外，他在门口指着厢房中的一个汉子对他爹低声，道：“爹，那人换牌。”

皇甫冬一瞪眼，道：“你说什么？”

皇甫江道：“爹，我看到您把牌给了那人，可是那人把他手中的另一张牌摊出来。”

皇甫冬听得一瞪眼，他心中立刻明白，推庄的女人在三门之中按了桩。他们借机要看牌，却把不要的牌摊出来，难怪推上三把就换一副新的牌。

皇甫冬咬牙忿怒地冲过去，他一把抓住刚才看牌的人，吼道：“他妈的，你是牌奸呀。”

那人听得一咬牙，他一拳打过去，叱道：“王八蛋，输急了变疯狗呀。”

皇甫冬也会闪，侧身去抓那人的左手，却见那人把两手摊开了，叱道：“看什么？空的，你娘的诬赖人呀，我揍你。”

另外又过来了两大汉挨上前，三人把皇甫冬拖到门外面，他们不打了，只把皇甫冬猛一抛，皇甫冬“哎呀”一声喊，“轰”的一声，人撞在台阶前。

于是，皇甫江过来了。

皇甫江期期艾艾地道：“爹！”

皇甫冬伸手欲打儿子，有个伙计过来拦住他：“别打娃儿呀！咱们帐房在等你了。”

皇甫冬道：“你去告诉帐房，欠他的，我会还他。”

笑笑，伙计道：“不是叫你还钱，你别火呀。”

皇甫冬吃力地站起来，他对儿子吼道：“滚，妈的，为什么不早说。”

他忘了儿子曾去拉扯他，瘸着腿跟那伙计走了。

怀中抱着热水袋，一堆花生在桌上，白净净的面皮上不见血色，“哇塞赌坊”的帐房眯着眼，上上下下地看着皇甫冬，笑道：“光了？”

皇甫冬沉声道：“被骗光了。”

帐房先生瞪眼，叱道：“你说什么？你说我们这儿诈赌？找不出证据我揍你。”

皇甫冬道：“我已认栽了。”

帐房先生道：“输要输得光棍，便是上当吧，上次当学次乖，下回小心再找回来。”

他再看看门外面，又道：“你那一桌推庄的，是不是那个女的呀。”

皇甫冬道：“那女的有跟班。”

帐房先生道：“她是有名头的，江淮帮的七堂主，‘罗刹女’君红红就是她，你找倒霉嘛。”

皇甫冬叹口气，道：“我走了，欠你的，我去想办法。”

一声冷冷笑，帐房先生道：“前前后后加上利息，你欠我

二百多两银子，这可不是小数目。”

皇甫冬道：“我知道。”

帐房先生道：“我提过的条件你怎么说？”

皇甫冬一瞪眼，道：“你真的打算要我的……”

帐房先生忽地取出五十两银子搁在桌子上，道：“去，先给你女人打扮打扮，二更天我去抬人，皇甫冬，余下的银子你好过冬，别来赌了。”

皇甫冬怔了半天，他暗自咬咬牙，抓起桌上的银子便往“哇塞赌坊”的大门外走了。

半斤羊肉一只鸡，黄酒两斤装壶里，包子包了二十个，皇甫冬就没有如此快活过，洛阳城南有一片大菜园子，桑树下面有一间小茅屋，皇甫冬一家三口就住在这间小茅屋里。

还未进门，皇甫冬已笑哈哈，道：“小芳呀！快开门，今天咱们一家围炉吃好的。”

草编的门拉开了，只见田小芳当门立，她木然地看着皇甫冬手上的鸡，再看看跟在后面的儿子皇甫江。

“快快，今天咱们一家要痛痛快快地吃几杯。”

田小芳以为丈夫今天赢了银子，她不笑也得笑，因为弄个不好，皇甫冬会揍她。

田小芳先把铁锅放在火盆上，宰了鸡又切羊肉，肉包子热在锅里再热酒，外面似乎落雪了。

皇甫江在一边不开腔，他只是觉得不对劲，为什么那位帐房先生要把那么多的银子送他爹。

只不这这一顿吃了一个多时辰，外面已是二更天，皇甫

冬对儿子轻拍拍，道：“吃饱了吗？”

真慈祥，他还抚摸儿子的脸，那光景令皇甫江心中热呼呼的想掉泪。

皇甫冬一笑，道：“小江呀，上床去睡觉吧。”

“是，爹，我睡觉了。”

这模样便是田小芳也笑了，几乎笑出泪，因为许久未曾见丈夫如此亲切的表现了。

她不住地伸手按在丈夫的手背上，那笑的样子令任何人见了都会动心。

皇甫冬道：“小芳，去打扮打扮。”

田小芳一笑，她会错意了——立刻起身去打扮，先摸摸脸；然后找来久已不用的脂粉擦一遍，再拢发，然后用梳子仔细地梳，还插了一朵红绒花。

田小芳去到皇甫冬面前，她不开口，只是微微笑。

皇甫冬看得一瞪眼，他心中在叫悔，自己的老婆原来这么地可人呀。

他伸出双手，道：“是我不好，我对不起你母子。”

田小芳道：“过去的别提了，我不计较。”

“你太好了，我一直有愧。”

田小芳伸手去抚摸皇甫冬的肩头，道：“阿冬，我说过，我不计较。”

皇甫冬用力抱紧田小芳，他落下了泪，道：“你跟我，我不配啊！”

田小芳道：“你是我丈夫呀。”

这二人在茅屋里抱得紧，田小芳正打算往床上歪，忽的

传来一声吼：“皇甫冬，我们来了。”

“砰”声起处，门开了，门口来了五个大汉，其中两人抬了一顶轿在门口。

皇甫冬一见这些人，他发觉其中两人正是“哇塞赌坊”的打手，不由有些无奈地对田小芳道：“小芳，赌坊的李帐房要见见你，你跟他们去吧。”

田小芳猛一惊，道：“你……”

“去吧。”皇甫冬手一摆，有个大汉走过来，笑对田小芳道：“走吧，小嫂子，门外头上轿吧。”

田小芳忽地一声凄凉的惨笑，道：“皇甫冬，你没出息，我恨死你了。”

她几乎气疯地冲出门上了轿。

真快，抬轿的飞一般的走了，等到皇甫江大叫一声“妈”，奔到门口，来的人已走到菜园子那边了。

皇甫冬一把拉住儿子，道：“去睡觉！”他的巴掌扬起来，吓得皇甫江直瞪眼。

于是，皇甫江又回床上了，他做了个恶梦。

皇甫冬也走了，皇甫冬当然又去了“哇塞赌坊”，他如今有银子了。

当他木然地宛如有鬼驱使地走入赌坊中时候，那个帐房已不见了，天知道帐房去那里了。

皇甫江是被人叫醒的。

“娃儿，快起来，你爹死了。”

皇甫江爬起来的时候已快午时了，他听到那人告诉他这消息，愣然地下了床。

“快去瞧瞧呀，你爹跳黄河死了。”

皇甫江这才“哇”的一声哭了。

有一道石堤是由西边山崖接出来的，皇甫江看着三个穿黑袄的大叔把他爹的尸骨埋在石堤后，便走过去冲那一堆带泥沙的黄土狠狠叩了三个头。

皇甫江本来是哭着来的，但此刻他没有一滴眼泪，他木然地跪着，他甚至不知道那三个埋尸的人什么时候走掉的，他也没听见三人曾说过什么话。天空中开始落雪了，不是雪花而是一颗颗似米般大小的颗粒落下来，地上随之有响声，但跪在那堆新坟前的皇甫江仍然半垂头。

皇甫江不是在此发呆发僵，他心中想着这两年的日子，爹是大街上鸿兴布行的东家，为什么两年之间，他们变得一贫如洗，变得什么也没有了。

就在这时候，皇甫江的肩头上一紧，他忍不住地回头看去，好大的个大汉站在他的身后。

这大汉一身蓝袍，头发披在肩头上，足上厚棉袜套在一双芒鞋上，灯笼裤子扎裤管，有个搭链挂在肩头上。

皇甫江缓缓站起来，他冲着这大汉抬头看，不由吃一惊，因为这大汉戴着一个黑眼罩，右边的耳朵少一个，有个刀疤自他的左面划到了右半边面上，使得他的鼻梁在中间塌了一个坑。

那一张胡须面上不见七情六欲地令人以为他是地狱中走

出来的。

这大汉也怪，他不先问，只在搭裤中摸出一块大饼递向皇甫江。

皇甫江吓得退一步，因为这人的左手只有三根指头捏着那块饼，皇甫江忍不住地看向这大汉的右边身子，不料这大汉立刻懂得皇甫江的意思，便把身子一偏，左手把右边的棉袍抖了一下，便见那是一只空袖管，显然这大汉的一条右臂不见了。

皇甫江一见他拔腿就逃，光景吓坏了。

他逃出半里远，以为那大汉追不上他了，猛抬头，路边早站着一个人，正是那大汉。

“您……怎么在我前面？”

“你开口了，你不是哑巴。”

皇甫江道：“大叔，放了我，我好可怜。”

大汉淡淡一笑，道：“娃儿，别怕，我问你，你在跪什么人呀。”

“我爹！”

“唔，是个有良心的娃儿，你家呢？”

皇甫江道：“我没有家了，我爹死了，我娘不知被人抬到什么地方了，我……呜……”

皇甫江终于大哭起来了，他哭得声音粗哑，也十分凄凉，令大汉心中一紧。

大汉上前，他再把手中大饼往皇甫江手中一塞，道：“娃儿，吃吧，你一边吃，咱们一边往西走。”

皇甫江已不再管他西边去那儿了，他抽噎着接过大饼，

他还真的饿坏了。

大汉往西走，皇甫江紧跟在后头，那大汉边走边问：“娃娃，你爹叫什么名？”

皇甫江道：“我爹叫阿冬。”

“你们姓什么？”

“我叫皇甫江。”

他虽答非所问，但大汉已知道他姓皇甫了。

大汉走了一段路，又问：“你爹怎么死的？”

皇甫江道：“我爹跳黄河淹死的。”

大汉一怔，道：“你爹把你丢下不管？混帐。”皇甫江粗声道：“不要骂我爹，我爹都死了，你还骂他。”

大汉听的一怔，喃喃道：“有良心……为什么要跳河呀？这么冷的天……抛下你不管。”

皇甫江道：“都是那些赌坊的人，他们骗去我们一切，他们还打我爹。”

“嘿……”大汉心中立刻明白了。

“你爹去赌场呀！嘿……你娘呢？”

“呜……”皇甫江又哭了。

“我问你，你娘也不管你爹吗？”

皇甫江道：“我娘老实，我爹打她……”

这大汉又是一声冷笑，道：“嘿嘿……有些像我，只不过比我傻了些。”

皇甫江吃了大饼，他看看方向，道：“大叔，您带我去哪儿？”

大汉遥指远处高山，道：“叻，中条山。”

皇甫江一怔，道：“下着雪去山里呀，我不去，我要回洛阳城去。”

大汉冷叱道：“去当小叫花子？”

皇甫江道：“山里有虎豹。”

大汉沉声道：“娃儿，你要不要为你爹报仇呀？或是学些本事找你娘？”

皇甫江道：“我跟什么人学本事？”

“我！”

“大叔，你的本事一定很平常。”

大汉双目一厉，道：“你娃儿怎么会知道？”

皇甫江道：“您如果本事大，瞧瞧您，缺胳膊少指头的，还在脸上挨一刀，眼也不全了。”

大汉一听，忽的仰天一声大笑：“哈……”

皇甫江道：“您笑得好吓人啊。”

大汉收住笑，道：“娃儿，我便老实对你讲，十几年前在两淮有一个赌魔叫桑良天的，这人就是我，不错，我是成了残，可是我这身上有几处是赌输了自戕的，你看这眼睛，娘的，那一把牌少人一点，我输了这只眼，至于这手指头，嘿……全是我下决心去赌坊报仇未成功，一次一个地败下来的，赌到后来成了仇，我才……”

这大汉的话听得皇甫江大吃一惊，想着老爹，这人还比老爹高一级。

皇甫江道：“我爹就不会像你一样，傻得用刀割自己下赌注。”

大汉道：“所以你爹一头跳入黄河里，他一了百了。”

皇甫江道：“大叔，您能教我什么本事？”

大汉一听，他似乎十分得意地吃吃笑了。

大汉指着自已，道：“我姓桑，桑树的桑，你以后叫我桑大叔就行了。”

皇甫江道：“桑大叔，您住在哪里？”

桑良天指向大山，道：“我住在中条山。”

皇甫江道：“桑大叔，您一个人住？”

桑良天道：“快十年了，我一个人住在荒山中。”

皇甫江道：“桑大叔，您为什么要一个人住大山里呀？”

桑良天立刻一叱道：“不要问了。”

皇甫江是不会知道桑良天为什么独住荒山中的，那当然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桑良天伤残后不愿住在城中，那会惹人议论的，另一方面，他内心中，十分伤痛也急于报仇，嗜赌的人总是会制造出一段悲剧的，谁见过嗜赌的人喜剧收场？

皇甫江不问了，至少他知道桑大叔生气了。

皇甫江常被他爹揍，对于大人的生气发火，他只一瞧就知道。

皇甫江跟在桑良天的后面走，如今他只有跟定桑良天了，否则，他还真要变成乞儿了。

中条山位于豫北与晋直交界处，也是太行山南端，这儿荒山之中多洞穴，有些是天然洞穴，也有在峭壁上凿洞而居的猎户。

桑良天便住在葫芦谷清风崖，二人已进入谷口了，皇甫江仍然不敢开口多问，但他心中可在想，桑大叔要教他什么

本事呀？

皇甫江不时地抖去一身的雪粒，西北风刮得他直吐冷气，清鼻涕就未停止过，只要看看他的双袖便知道他常以袖子去抹拭鼻涕。

桑良天根本不回头，他好像忘了身后还跟了个娃儿皇甫江似的，只管大步往山谷中走着。

葫芦谷的山口小，但到了深处就大了，而且谷底还有个水潭五丈宽，如今落雪天，水潭四周早已结冰。

桑良天带着皇甫江绕过了水潭，斜坡上一片老松压下来，他已指着断崖上，道：“天刚黑，咱们到了。”

皇甫江抬头看去，道：“桑大叔，崖下有个山洞。”

“原来桑大叔一个人住在山洞中呀。”

桑良天道：“那山洞朝东南，冬天不进风，你只要进去就知道了。”

皇甫江立刻说道：“我以后同桑大叔住在山洞中，桑大叔叫我怎样我就怎样。”

桑良天听的一怔，他独目含笑道：“你如果听话，桑大叔叫你将来啃天啃地啃四方，吃香喝辣永不愁。”

皇甫江道“真的？”

桑良天道：“你以后会明白的。”

皇甫江就是不相信，桑大叔如果真的有本事，他为什么如此惨兮兮地独自住在荒山里？

桑良天可并未注意皇甫江的怀疑，他忽的站在断崖下，指着上面，道：“阿江，你……叫皇甫江……对不对？”

“我叫皇甫江，我爹叫我阿江。”